

漕

河

圖

志

漕河圖志卷之六

齊州重脩金口閘記

劉德智

皇元膺天命撫方夏極天地之覆載皆臣服唯謹東粵  
去京師萬里粟米絲帛絨綺具錦象犀羽毛金珠瑁瑯  
之貢視四方尤繁重車輓陸運民甚苦之至元中穿會  
通河引泗波會漳以達于海由是天下利乎轉輸泗之  
源會澤於兗之東門其水多大山水潦暴至漫為民患  
職水者訪其利堤土以防其溢束石以洩其流其一洞  
歲又石堆水學者曰一洞不足以吞吐今江北改作三  
洞以備存閑時屢不害僉謀於義其可乃上之大司  
紳中書省以聞天子可其議命下之日當定祐四年  
水大且濶分治山東寬勤恪恭敏於事會

漢書卷九十一

從理薄者塲寨官李克溫董工役役長張聚李林培祥  
宋贊泰澤分任其事夫匠一千九十石二千五百磚三  
萬灰五萬木六十四百鐵錠鐵鈎鐵環不數取諸官錢  
以買兗州知州尋敬授諸州夫處果經始於四年閏正  
月成於三月工告訖功大祠玄冥醴酒劑牲燔燎瘞埋  
吹擊笙鼓風日清明後徒謳歌人神懽悅乃祀與諸解  
鏡諸石以紀其始終遂以命德智德智謝非其人必為  
古而達於詞者位不尊不足信於人學不深不之購於  
文為敢犯此不韙太監公曰事貴乎實詞貴乎順今世  
非無大官豈有鮮麗華藻之文苟不以實則信於人也  
鮮矣洪惟皇元起漢北以深仁厚德垂於天下公家  
誠能實於己而動於人思於己

信於下言不妄發事不輕改故民易信而功易成雖然  
又豈水滂以而然推此誠實以觀天下則澗澤溥矣豈不  
獲命因書焉聞以為記

秦州金口

劉明

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而不可為之人人非不欲為也  
有所期也期於高者則難於成期於卑者則易於成  
則遠語幽越之域則難於至則近則所期必如乃若  
先泥而居悠悠而後行則人皆是其故其事  
之不獲不可得也  
成也雖距堯城東五里許以其信於二水入金口  
西達濟寧會通河以濟之名乎一後魏及隋元以來皆  
備築以通漕運都建下  
故之與廢亦不一時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無事乎堰

太宗文皇帝定鼎北京復遼漕運而堰多事矣爾此堰  
以上每夏秋之交波濤洶湧即圯無餘萬夫之役不費  
之費為之焉然自永樂以迄于成化

朝廷雖數命責備固即前所謂紛紛若悠悠者汎汎者  
未嘗有所期也卒莫能底定歲庚寅都水主事宜興張  
盛克謙祇承是任下馬步自堰上周回四顧相取位度  
厥勢慨然曰人言是堰不可為孰謂不可為乎肆以與  
堰為己任或曰是堰之備非一日備必廢廢必為民害  
又曰此是堰若非一人一人若爾公曷為咄眾喧騰之  
議乎克謙默然不顧乃曰與其屢費以病民孰若一勞  
而永逸斷斷乎期於必成而後已適冬官亞卿喬公志

於堦下遊克謙子舉以白之志弘遂疏其罪以請

下公卿議率以為可行已而秩官亞卿王公宗貫繼至

復往意提督獎勸又得山東少參尹公朴七舍憲王公

廷言相與維持其事事以緩乎漕成矣克謙結一草疏

於堦側晨夕坐卧其中終始不懈財不取于民惟以賑

夫歲辦米草折納米粟無易一切物料躬率夫匠採石

於山代木於林煨炭於野凡百所需悉區置有方復檢

石端同知徐福除陽正將揚遠者老張綸華分司其事

下地工官使畢集與于歲化七年九月訖於次年六

月訖東而長五十大丈下闕五丈六尺上闕二丈八尺

何地計石計五層高七丈餘口三處脈水之清長時其

則板巨石滿橋以便往來堤北復作分水二陂湖二

以水勢堰南北噴水石壘壘尺橫四十丈以固堰基  
計石以片計餘三萬株木以樁計餘八萬尺以斤  
計百而以至黃藤米鐵鐵鑄木石炭合用約料俱不  
下萬夫匠二千五百有奇皆在公之人賞勞錢數萬  
緡金米千石皆廉價力積積置一毫不取于有司堰既  
成堅完具規矩制宏壯不惟積水可以西渡漕運且作  
一方行者無病涉之虞于時架議始為方嶼允謙之不  
可及也後數月宗黃復巡行堰上所議之人已奏命孔廟  
奎文閣與稽許鄭之持政仕茶議

景山通所為故堰而成大利道

無穿之以照重泉以受方亭朱子既脩附原石阪一  
兩得皆期於必成而行若也故卒無不成感不有以  
之焉得而中之不有以無之焉得而獲之此光謙所以  
排衆議而不辭謝也乎誠於必成而後已泰華之顛可  
躋夫幽越之域可臨一夫然後克歸之聲先未必不可  
茲振相態之其高也必不白於壘始換而克之  
引而伸之其時必不白於壘始換而克之  
若然宜乎勳斯

重刊金華縣志  
天井關龍王廟碑記 陳文

濟寧州城南東去  
少有關曰會源北漢文曰光謙  
之水皆合於關東  
而入漕河會通河也河經石佛師



莊魯諸閩徐州呂三洪合眾水而東入於淮則漕  
運之河水由閩而東注者此為會源之昔閩期於元歲  
久復新

國朝因之更名天井凡江浙江西兩廣八閩浙廣雲南  
貴州及江南直隸蘇松常鎮揚雄太平重慶諸郡軍衛  
有司歲時貢賦之物道此閩趨

京師往來舟楫日不下千百則是閩為最切要也明舊  
有金龍四大王朝一所凡舟楫往來之人皆祈禱之以  
求利益焉積歲既久頽毀亦盛前總督漕運石泰旂法  
公知凡而嘆曰是非所以安仙舟衛州官屬及郡之民  
請以更新之經始於正統戊辰十月三日全職  
三閩五楹高二丈一丈廣三丈四尺深二丈

又視舊廟基址，視檢遺寬廣，北照數倍矣。廟既成而所  
未有像，會冬官王事，益都劉公謙來理閩事，公暇慕往  
采之好義者，助緡酒，薦神像坐立者凡七位及其門  
戶，總廟與凡席供，且未信幸劉公，遂道新之令。

聖天子即位改元之歲，而江浙江西湖廣等省，直隸蘇  
松諸藩衛州郡，軍民輸京師之賦者，凡四百餘萬石，舟  
楫之什計，為五千餘艘，皆賴神之佑，區于時，絕無  
糧餉七十餘萬石，載巨船凡四千俱，紅文開成，神相  
得，以無虞。於是諸神慶而拜之時，閩官水銘進曰：嘗歲  
此河過水，泛滿開版，不可下，則版輒流去舟，守候  
凡十日，半日不渡，繼矣。今水雖漲而版亦不流，舟行如  
履地，此豈非有神祐乎？考之元都外史，永張位事，建城

州會源開既成走河伯龍君祠八故都水少監爲之奠  
兵部尚書李粵奏未中雷斷事忙速祠三以迎休報勢  
而此廟未詳初於何時命諸祠皆廢是廟獨存或者謂  
即龍君祠之一者然未止此處有之子歷觀之自呂  
徐州以遠臨濟尼西界有祠皆祀金龍四大王之神蓋  
非神司此土有於精人民之德而不可無者也夫神者  
儲天地造化之精蘊河海山嶽之靈或生爲么臣能禦  
災捍患有功德於民者故從而爲神有陰翊

國家保祐生民者皆足以崇奉祠以收福利也今之  
祠雖不可考而歷代祠祀如此謂非陰翊佑育功德於  
民者歟如是乎是宜百世之下仰神休而無此大之福  
此會源之祠也神祠亦永有以崇也

無所稽厥為文以勒諸石遂為之記助廟黃若濟寧衛  
指揮便趙玘濟寧左衛指揮僉事王詠郡守虞信律案  
武伴周勝張崇何永澄吏目鄭瑀徐勉於法宜皆得書  
義士之助資者列諸碑陰云

重脩濟寧月河關記

庚戌

士君子居官脩政而立事者所以有為未嘗不備之今人  
有見未便若便之其功凡上有益於國下有益於人者  
皆所當為事定功成宜乎刻諸金石而垂諸遠也天  
順改元丁丑秋黃池孫公仁由邑進士升為主事奉  
命治水于濟寧濟寧天井在城二南舊有月河肆州治南  
三里許上口東家連天井開其間會通二水  
十字然遠天雨潦溢為澗利

舟由開河而西者或至泥覆湖月河而上者艱於逆觀  
下口去在城開允邇有開濶於西岸啓而舟下又有衝  
激之虞雖善計者末如之何先是冬官主事永豐陳公律  
斬陽陳公濬繼蒞其地議以下口舊閘移入百餘尺改  
上口於迤西餘七百武棄會邇河不對置兩口而梁於  
其上置閘於兩口之下時水石並縮而開縱之庶免前患  
議定以聞

詔許之工未舉孫公來代時漕運總兵官都督徐公恭榮  
將都督黃公鏗移文冬官以之邇其成而巡撫都御史年  
公富以民貧財乏為難孫公乃計在官之料儲庫之積  
物因其舊勿省於人郡邑所以者第石灰炭而已復以

上可其奏而鎮守平江侯陳公孫鳳河御史蘇公燾三  
祥山東布政司叅政李公讚按察司僉事劉公進協謀  
併智贊柄為多相其事者則兗州府知府郭君鑑董其  
事者則推官范君雲出納物料則陰陽正術楊達至於  
左右經營則濟寧衛指揮鄧君鑑張石鎮濟寧州知州  
于君繼同知郝君敬判官柳君曼醫官劉瑋委事于已  
卯之冬訖工于庚辰之春學正陶君孫崇咸鑿刻石紀  
成而因都督趙公輔屬筆於子夫以天并在城二關前  
入為之備矣月河上下二口則未備焉自前迄今凡有  
日者皆得而視之知其不便亦未如之何今二陳啓之  
於前孫公成之於後經營有方措置有道官不為擾民  
不為勞可謂克脩前人之未備便今人之未便者矣其

情政立事有益於國而利於人也為何如耶歐陽子存  
云作者未始不欲長存而歐者常至於急慶使其繼者  
恒如作者之心則天下後世豈有遺利哉故為之記使  
來者尚有考而用其心也

會通河黃棟林新詳記

楚惟善

會通河運汶泗北絕濟合海而復泗水故道入于河自  
庫抵河袤千里分洩地峻散渙不能負舟前後崖神若  
沙河若谷亭者十三新店至師氏莊稍淺灘有難處每  
漕船至此上下畢力終日叫號進寸退尺必資車於陸  
而運始達議立神久不決都水監丞也先不華分治東  
平之明年思緝熙前功以紓民力慨然以興作為已任  
乃躬相也宜黃棟林適居二山

經始於至正改元春二月己丑訖工於夏五月辛酉  
基深常有四尺廣三其深有六尺長視廣又尋有七尺  
畔身長三分基之一崇窮五寸不及身之半又於東岸  
創河神祠西岸創公署為屋以間計者十有五署南為  
臺榜曰遐觀其上構亭以東與鄒嶧山對扁曰瞻嶧北  
用石方尺長丈為堦計三千有奇木大小以株計四千  
六百五十八至以介計二十五萬鐵以斤計一萬六千  
有奇號一十五萬二千五百麻炭等物稱是工而鐵不  
千八十有五人用糧千七百五十斛楮幣四百萬緡緡皮  
織悉備極精緻落成之日舟無留行役者忘勞居者樂  
觀往來者惟梓稱慶倏佐者宿采相與謀謂不伐石以  
識既無以彰公之勤且懼來者之功不繼而前功未棄



介前平陰監邑道曾持李中狀來請文勒諸石竊惟天  
下車立議非難而必行焉難故書貴果斷傳稱勇決房  
一策雖嘉非杜斷不成鄉是陣之建凡歷數政雖深相難  
極知是役克濟則漕轉功省民力少蘇終以沮事者衆  
莫適任責故率盡成績迨公致水令下屬役奔走承序  
曾不崇朝事集人悅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也先是民控  
於河凡大興作率有既原為常制是擬將與時適存饑  
公因預期違塚寨官李獻赴都稟命遂得請俾資實者  
得寬其刑藉以有養及父未獲命不忍坐視斯民餓且  
殍遂出公幣人貸以錢二千緡約率春入後還官無何糧  
亦至民爭趨令其於民瘼如此又初開月河於河東也岸  
上及堤壘築諸寨歸無所施迨營陣近而

武黃案必泉訖無留餘雖則家洪福所致抑公精誠感  
格天地鬼神亦陰有以相之也推是心以往何任弗克  
負尚何政下能舉行時見按武變龍不晚矣公哈刺乞  
台八祖明理封臨潢郡王祖母迷仙對順國夫人仁皇  
朝特見優禮七子五至台輔二皆顯官至三品公為人  
明敏果斷操守絕人讀書一過目無不忘律學醫方靡  
不精究始由近侍三轉官受命除是役也置工於其所  
者令史李中壕察官薛源政與差薛也先不華工師徒  
長不能備載具列碑陰

都水監創建谷亭石闕記

周汝霖

至順二年歲在辛未季夏之月會通河谷亭石闕成九  
月工九十日金石土木之工所有八十八人役八百二十

人石以塊計者二千七百三十木以株計者一萬三百  
七十斃以口計者二十五萬三千匠以斤計者三十三  
萬五千鐵亦以斤計者三萬一千四百其餘麻素纜  
斧鑄瑣細醜鐵各若干除金木糧儲出於有司他皆  
司採煉陶冶仍責備工錢二萬五千緡開身銀二丈又  
七丈衡二丈又二尺高如之屬翅四各巨五十五尺址表  
八十尺廣百又二十尺奉直大夫都水監丞阿世公命  
汝霖作文以紀事歸弗獲勉為之詞曰欽惟聖元煤一  
巨甕定鼎幽燕九州內外罔不臣順航四海延九江跨  
于惟入于河以資運商途悠遷以供給京師米舟  
可也臨濟二百餘里舍舟載陸車輓以進御河每歲  
之人家兩毛渾不流若以公私爲之至元二十六年

廷用令史遷居同知馬公言開會通漕河計安山  
汶泗洗等水爲之御河度其地勢穹下前後建石閘三  
十餘座以制蓄洩於是川途無壅舟楫憧憧不諸陸運  
利相十石以故國用充而民不匱四十年于茲矣惟  
林至孟陽泊七十餘里湍激迅濶沙土壅澗開再啓  
舟方一游嘉議大夫都水盧公因蒙塞揚溫等議宜於  
谷亭北郵傳西創建石閘匪黃良艾河等泉以厚水勢  
則免齟齬之患詢謀僉同乃上之省堂先講命下之日  
奉議大夫少監德安命曹掾韓恪蒙塞劉惠帥寮屬著  
其事未幾會監丞阿里馳驛分治山東下率之初首以  
斯閘爲己任更命曹掾蘭芳蒙塞劉思壽暨令史月汝  
霖蒙塞趙居敬奏差賀居信王完者充提長張克舉等

稽蓋夫在經監督靡懈晨夕分任其責公威嚴諄恪  
寬以濟猛故人皆獻力惟恐弗逮而同一濟寧事乞台  
奏議濟州遠魯荏苒春晷昇暈魚棠色尹米市李卷  
威能致勤故能克厥厥功經始於是歲之二月訖功於  
冬月中樹巨閘傍羅鉤砌龍鱗鏤落騰雲卷冠以虹  
梁懸以金鈞周緻繞密混若天成於是割牲醴酒大祠  
河伯會群屬於河上以落之舉酒作樂伐鼓啓鑰水平  
舟行帆檣翳空舳艦相從進退開暇莫不歡喜歌詠  
是役也始則嘉議盧公建言之力中則奉議德安公經  
營之勤終則奉直阿里公踵成之功於國於民永賴以  
濟於斯見聖朝人才之盛中職者不苟祿而勤於效忠  
矣因據其所聞而為之記

建魚臺孟阻切薄石牒記

趙文昌

聖元以神武定天下開石基既城宋遐邇率職來  
庭而江淮漕運商旅之轉既仕宦之往來非舟楫  
濟不通此會通河之所以作也比歲河南山東水自  
常黎民阻飢實航緡艘通麥米以濟其乏者自南  
首尾不絕故民免飢色一水之利豈淺哉我河功也  
于今幾二十年歲月滋久霖潦浸淫岸移谷遷下  
塞都水監上下廵視求其利病以沛縣之金溝沽  
臺之孟陽薄沙深水淺地形峻急皆不能舟舟中之人  
綑紮乎河上積塗泥截河如堰壩之狀既成而為水溢  
去遇有官物往來必驅率瀕河之民推之挽之者不下  
千餘妨農動衆民恒苦之遂條陳詳悉上其事都省委

右司都事王潛都水太監馬之貞等奏官李懷聖與都  
水步監石持至頭臨視與所說合議曰夫水積之不厚  
不足以履大舟蓄之不廣不足以供下洩今也莫若  
堰以積水立埽以通舟堰費長埽費漲水時至使漫  
流於其上如斯而已矣於是視地之高下程廣狹量淺  
深繪圖計工以報都省議請之從孟陽軍始今值歲晚  
先辦物料與工以春首為期擬用夫匠一千二百三十  
二名監夫不足於近色差雇五百七十一名就給工價  
來種凡一切物料官為和買給中餉錢五萬五千緡不  
敷於濟寧路官錢內支選差覆審司提舉仇銳來量是  
役預辦所需合石材木諸物於濟寧泰安州郡收買先  
給其直費也

總之甘石林至可仇鏡一依新制精工後備器  
準細事事處之有度人人用之有節城隍官李傑  
領李林奉安州判官徵佩監督無風雨晨夜故力  
功多皆不意其素其堪漢良一十二丈中為歸門外石  
內寬高一丈四尺基縱廣八丈扉下廣五丈後之知  
級以及於上五分廣之三起於大德八年正月訖千五  
月九月用工十七萬六千九百九十甲統鈔千萬三千三  
百五十緡糧 十二百四十七石落成之日鼓聲四起  
牌門啓鑰高師序次以進前旗一指道數十百艘於次  
食談笑之頃民無少長觀之者如趨市皆相謂曰吾生  
何幸親茲盛事有以察朝廷利民之意宜勸石以傳不  
朽亦使後之人知諸公致力於斯也命謝里高立一小



以千里而集百文至再編管論之天生五材民並用而  
自其一在易於為求為治天下其上其象曰利涉天  
川乘木有功也蓋巽為木也利涉大川也  
不吝晝夜盈科而後進水之體也載舟以濟物水之德  
也自剗剗疏鑿之功行於天下故有國者用之莫不  
立漕以供都邑見於司馬遷河渠書班固漢志及歷  
代史書著之詳矣予謂是河之興不特便漕道而利商  
販且四海九州同風共貫可為之會也夫自南北一  
之後觀國之光者縣嶺海而至京師張帆鼓柁行數萬  
里卒無壅閉之虞可謂節宣其氣矣氣宣而通可以致  
隆平可必許國祚其孰曰不然予不揆因紀備歸之說  
月意併及之庶簡有可讀焉者公等以議所以為可

考三令其完其一美則美矣尚稽其二過師之人方  
纜舟以待使者若千之望雲霓君子圖之

沛縣新設飛雲閣記

張暉

身稽漕運之法古未有也禹貢所載入于河流于河之  
類而三代之輸不過九州之方物管子所言粟行五百  
里之類而春秋之漕不過一時之饒卒自秦罷侯置守  
使天下飛鳥輓粟於琅琊負海之郡以貯北河之倉率  
三十鐘而致一人漕法始講通以病民不足論矣漢漕  
皆仰於山東而江淮未通唐漕皆仰於江淮而諸道不  
給宋漕由江而淮由淮而汴人頗便之厥後江船不三  
汴船出江而風濤之突蕩道里之遠適以至搏水之術  
與直達之法置又不能無弊焉我朝

天禧初遷都東京居天下之中四方皆

其皆稱無容議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京奠天下之重四夷率服稱未也  
律清法之詳舉行於是踵清源綠源師鑿險以通  
一帝朕經萬里通津而舟楫便濟無風濤之險存  
會之功所以遠方之果日致畿下如坻如京陳陳相  
猶朝宗之執奠之能禦創業垂統之宏規既萬世之  
可易者也

聖子神孫繼而守之以成百億斯年太平之丕烈猗歟  
哉方今

皇上聰明睿哲繼天立極華夏蠻貊咸有帝臣之類凡

在位

祖宗之大政。是欽是式。其於漕法尤加慎重。既命  
臺大臣以總攝其綱。又遣繡衣司空之官以分治其事。  
復委郡邑。分濟之職。以共理之。所以全民生之天立邦  
家。悠久計者。至矣。為人臣者。可石精白一心。以贊揚萬  
一。乎。沛之長河。實漕境之要。而泡河。泉以悉納之。景泰  
乙亥春。徐之判官。備東巡河。受此。吳川流之逆。無以濟  
舟楫。用思謀。迺書由是。於漕治東南。四亭驛。前泡河之  
口。相度地利之宜。為開白其事于

欽。總督漕運都臺副都王。會都陳公繡衣汪公。悉如  
以請。遂移檄沛縣。勅設於總。指示允愜。與情。經始於三  
月之初。落成於四月之廿九。其木石之用。百工之需。以  
經計者。百餘村。出素具。弗不及民。任嚴責而乾厥功者。

沛之知縣古信蓋其役者迤邐所大使李勉四亭驛承  
揚榮開之制高一丈一尺寬一丈五尺東南去泗水驛  
三十步北至水母神廟二里漕渠抵長河西接飛雲橋  
之流因其派而設其欄故悉橋之名名之為沛邑閘關  
為舟楫濟急速近多賴人以為便則斯閘不特沛之壯  
觀而於漕運未必無少助云商羊司大使張振陰陽官  
馬驥重遠沛人意合辭屬予記敬叙漢唐宋漕法之得  
失與當今漕法之大備告之然奉行其法又在其人若  
判官潘侯可謂懷德謀泉而不負寄托如縣古信可謂  
敏於有為而克盡職職監縣丞朱守常聽主簿應葉典  
史鄧村亦中司心半月以替其成大學生張顯宗周善  
第合自石之用載水文是成可言

漕運通國家之貨物山泉為水澤之本源然時作之兩  
賜弗若則川流之滌淺斯殊須獲知來之人規規浚其  
津要首尾徃還知要乃可常行此會通河之所以開都  
水監之所以設東平景德鎮行司監丞奉議大夫劉公  
之所以來也花官之始克行乃事凡所轄去處躬親閱  
視隄岸之卑下者增築之水脉之淺澁者疏通之以是  
歲春首頗旱恐致壅塞慮瀕河水地有可以排決而入  
之者以增益之庶獲助佐汴流尋濶自北而南過古之  
任國歷今之魯橋沙泗汶合派之次里畿一舍而抵黃  
山之麓覺其土脉膏潤後進而前得泉沮如而出可以  
盪觴者數穴泓澄於泥沙之間俯即探之溫如湯掬而

飲之甘如醴以杖引之緣勢而行又如虻之赴蠶食絲  
役夫鑿為溝港注之於河其流甚順溶溶漉漉不食膏  
夜而遊知其積之也久翼梓權之工應沈潛之役於是  
涿之下者比之往日力省而行速莫不歡呼鼓舞而過  
其為補益有不可勝言者存乎其間即召彼故老詢所  
稱呼莫有知者因憶尼父荅仲由之問名不正則言不  
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之認以是泉也出乎黃山其性甚  
良宜目之曰黃良泉聞者眾口一辭應之曰可遂定其  
議謀勅諸石以告來者遣以禮命文於予一至再至予  
特佳其公之任職也效其能以成其事泉之遇公也出  
乎隱以彰十名一舉而二美并故樂道之時皇慶元年  
壬子也

源向于蕭大關如决水經渭河至滎陽黃澗渠出焉  
至陽武其下為沙梁水是也其出為陰潛至後儀其下  
為渦別為汲汲至家別為獲餘流迤於睢陽東歷蕭彭  
城入于泗注渭鴻溝官渡晉獲丹凌與渠一也禹塞滎  
澤而通渠于甫田其後河絕旃然入焉即索水也漢書  
地理志滎陽既有泝水又有黃澗而受滂蒙有獲水首  
受留獲至彭城入泗以余考之河梁書云自禹之後滎  
陽引河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潁與濟汝淮泗會于  
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于甫田又引而東明非  
禹之舊也書曰濟入于河東出于陶丘北者入而復出  
也温為滎者濟之別也滎波既豬障而東之也周官又



謂豫之川榮洛幽充之川河冰則河南無濟矣其說不  
蕩受濟禹塞榮澤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長蕩無出言  
獲無始蓋各之也余謂與經合而榮水諸書皆不載之  
疑渠沃為二而榮有一焉杜佑以經作于順帝之後該  
說無據叙渠源或河或沛或河冰合其說不一次其所  
引經紛錯悖戾而志亦泐畧不具辨始末蓋皆不可考  
也自漢末河入于汜灌注充豫永平中道汜自榮陽別  
而東北至于來入于海而河復於是故濟在新梁之南  
注所謂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道水河  
入汜大業初合河索為道濟渠別而東南入于淮而故  
道竭今始末都受過水無臭河於幾為白溝於木為長  
少於單為小渠於餘為之問十里西來而

道淺狹春多不勝舟楫秋水大平亦無供受也簡其  
之國城小不足居民又別肆於河心每水至南甲去  
皆徙避之庶舍沒焉率數歲一逢以爲病紹熙三年  
縣令胡奉即張惇始自河西因故作新支爲大渠合  
東河以導滯而援溺於是富者出財壯者出力日勸  
勞既月而成邑人相與語曰渠議推矣更教令不決而  
卒成於吾侯孰有惠而不報者乎茲是不謀而罔欲  
於石以屬余余謂張侯其居善守其峻而言直以成  
名其任善義不假不倚以登于治其可紀者多矣而  
父兄獨有見於此者何也夫善爲治者人知其善而  
至其所善者異其得言也樂之興傳有述其效在今此邑  
人之欲書也遂爲之書

疏鑿泉林寺泉源記

湯節

距泗水邑東五十里神隱尼山之陽有廟曰仁濟廟之  
西有寺曰泉林其殿宇歸然林木蒼鬱鳥聲嘯嘯馬  
於中倚有泉曰珍珠曰趵突曰淘米曰洗鉢曰響水曰  
紅石曰清泉曰湧珠其源皆出於山登如港如泉環  
繞映帶寺之左右而西經十橋橋之西復有泉數十  
曰大玉濬小玉濬濬波黃陰趙家庄石泉珍珠東岩石  
縫西岩石縫二角濬等泉合流于泗會于曲阜之沂河  
轉于天井關會通河沿淮達海永崇己亥漕運前統兵  
平江伯陳公瑄言于朝爰命工部王事顧大奇等徧歷  
山川疏濬水源以通水利以濟漕運後以右通政王汝  
中中史鑑主事侯暉等繼之不遺顧公之能正統己亥

朝廷簡出之宜所司請罷是舉其上下泉源因以  
今特董督糧儲心計指畫以泉源利濟所資不可無官  
此典其事乃請

上可其奏於是主事熊紳傅弼等官即命來茲仍賦舉之  
其利澤及於人多矣邇來亢旱不雨河澗將涸公親詣  
泰安州等處既通大小泉源踰泗水見乎泉林之泉到  
人者廣緣是道源不便者改之亂石者去之不通者濬  
之又博訪故跡得於管蓋者言是泉皆從石竇中出清  
激無比汪洋不窮余聞而益喜泉之舊有名者勒珉以  
紀之無名者立石以表之用為名山勝槩之助尚慮未  
既後同泗水縣官訪于邑之少長所得石河等泉一十  
三道泉無巨細皆為之開鑿以濟不通事既集不可無

文記其實竊惟漢唐宋鑿川濟渠以興利既田實有益於人國者也茲惟泉赴乃衆山之精膠合細流以利長洪漕運

國家以之輸饋餉而倉庫事之所關莫重焉矧夫古之為人臣者夙夜匪懈勤勞王事以盡厥職疲國報稱於萬一余以鞮線之材奚敢趾美於前人哉俾以斯泉之利恐歲久泯於間遂書以識之使後來者有所知焉時正統九年八月也

重脩徐州百步洪記

高格

徐州城東南百步洪以勢極險峻舟行艱於上下於洪大石百餘如野礮狀人呼為翻船石裹洪壩下墜灣如如之女子多流石下經過波頃以百點賦悅

需商格之以物被淹沒至不可勝計甚者舟人亦往往  
因而覆溺也西兩岸掌路低隘水漲遂至繡漫無  
路可尋水退則土去石出變無定河艱於舟履官胥  
工脩治鋪草萬束葦土平蓋費財力人僅取便目前  
而水至則前功盡隳艱險如舊自永樂間通漕以來  
費不知其幾迄無經久之利咸化丁亥冬官主事張昇  
奉

命守洪至即相其形勢度材量力銳意脩治博詢土人廣  
採輿議遂具疏請之於

朝及移文部堂并總漕都憲咸以其言為然於是募工  
鑿去外洪翻船諸石補平裏洪壩下數灣東西洪岸并  
掌路各用石板甃砌扣以鐵錠灌以石灰既堅且固兩

堤各植柳濬井以蔭濟行者凡有關於洪道有益於漕  
運如金龍等神祠觀音閣公廳開廳鼓樓及軍夫所居  
房屋共二百餘間重脩增建皆煥然一新工匠用價在  
情夫役日給以食所費錢數以萬計悉設法勸率所在  
區民一毫無取是以人不知勞而功易就謀始於成德  
戊子春正月落成於明年冬十月舟行至此如乘安流  
東西岸挽獲備切途往來之人衆口一詞靡不稱快僑  
士弘毅等以主事有功是洪不可無述小遠千里而來  
求為之記予惟天下事無有不可為者但安於苟且樂  
於因循以為人之受害乃勢使之然卒至於功無所成  
害不可去甚多矣噫此豈仁人君子之用心哉昔李冰  
鑿石壩上范滂文蔚等行法以人心於興民之利一

其言耳郭恩先在臨清三載督造遊洋船七百餘隻  
脩南板等回挑洛觀音首等河至今利賴之而於此又  
克成偉績使人去險即夷易危為安其濟利之功豈小  
補哉是可嘉已郭若世家蘇之崑山近諫籍潁州由進  
士拜今官廉勤幹濟將來名位未登其助財脩洪多往  
來公使遠官貴人及富商義旅用列名碑陰庶來者知  
所勸云

重脩徐州洪碑題名記

薛遠

徐州之東亂石嶢巖而阨乎河流有起而高聳者有伏  
而森列者是為徐州洪舊名百步奔流迅急震蕩洶湧  
舟之下者一或觸之則舟覆沒而人不免於漂溺拆梁  
而上挽舟之非有強力及土人熟知水道者主持亦幾



水隄衝激隨復補葺工料費以鉅萬民始病其  
年工部主事潁川郭石昇奉

命提督是洪慨然有平治之志不怠近功以規小利務  
大計以作永圖遂達於總漕諸公及詢諸識者愈以爲  
可復念徐民困於挽漕罷於奔命費無所出乃勸輸官  
民商賈之經涉者各出所有咸籍記而貯之事集乃以  
上聞得允其請成化四年正月始募工整治俗所謂翻車  
等石悉去無遺築兩傍之隄咸疊以石早者崇之低者  
廣之灰以固之鐵以束之高平廣衍人便於行西隄延  
袤凡爲丈二百東則疑其一焉崇凡一丈廣五倍之隄

百以樹以松俾盛夏人有所依俟夫以工計十萬  
以根計七百萬用石大小以枚數之二百一十  
灰摺是片鐵以斤計十萬事務之類不可數計人未所  
食之穀僅二千七百餘石成化五年冬畢功君及期當  
代徐人以外洪未備懇詞留之不果行六年春復勸募  
召匠備給

秀王之國憫其勞費賜白金助之七年六月告成隄長  
凡為丈一百三十崇慶以裏洪馬水道闊凡十丈深半  
之其所經實比裏洪減十之四君乃追念兩洪之成而  
工營實資下民高貢之助因製不題名請于記其上竊惟  
朝廷所需或仰給東南飛漕運之所輸王會之所經商  
賈之什往貢賦之所入必由於徐自南錢以抵于北三

國家河渠之利大矣况役雖勞而不加於民費雖多而不出於軍器入饗其成而無再役行者遠其害而獲永寧與昔勞於民費於公靡有其效者殆相萬萬也是役也雖實乎所用無非節君才智之優則莫能經理以濟其事郭君復能於役成之後推其所自勤名以彰衆善足以譽今而示後後之人必有規其名與惠然之念考其迹而思早治之勞績其事極其類則洪之利將有以及於無窮不徒今日然矣

呂梁神廟記

趙孟頫

神廟所由始於國之先人侍通祀者惟山川

一也

則有功德於民有以聖賢而兼主山川之祠則當祀  
之其祀亦必數焉徐州之水合於呂梁洪而入於淮近  
世乃兼受河之下流徐州之山自西南來流而  
起為岡嶽然相系不絕水中涵石數百步其  
倍其上下如縱橫十之二三高出於水上者錯錯然泉  
人齒牙水勢少緩則悍急尤甚舟行至此百篙之注  
纜之夫流汗至地進以尺寸計其難也乃幾登天外  
之人常號呼假助於神明有元混一天下凡東南百  
之輸皆引道至此故舟至蓋多日百千萬艘有廟在  
之西壩所祀二神一為漢壽亭侯關公公事漢  
烈書為徐州牧一為唐鄆國公蔚遲公相傳公治水  
徐州蓋有二公之遺跡二公生為大將歿而為神矣

人之患難夫豈愆於素志也哉先王制禮能禦大災捍  
大患則祀之如二公者蓋庶幾其人焉二公所治乃托  
乎天地之巨險在人所尤患難之地始作廟者蓋思廟  
成奉牲酒者爭門而入拜於軒陛之間者至不能容人  
之精神萃聚於此而又挾山川之氣以自壯故禱焉報  
愿每事必祝其靈赫然享祀之至將愈久而愈盛於此  
見忠義之士雖歷千載遺烈猶不泯也豈不偉哉思下  
邛人嘗為碑詳言性敦朴篤於事神予往年被召數往采  
洪上恩磐石為碑徵三為文予至京師文成書以遺之  
皇慶二年十月十七日也銘曰

於赫二神奮發雄武際會凶風雲服華英主維時英主  
遇合在無間左傾右搖力翦尚亂生為大將死為明神

能介景福以祐下民徐今衆派浩浩南注石河中間  
增悍與怒舟入至此固不虞懼日進萬船朝朝致祭  
到羊割豕羅拜軒蓋紳所主治吏部將吏號呼乞靈  
紛急如意拔入于險拯人于險水消故道隔地崩也  
隨蕭漢龍名守其宅即夫子人英威靈昭十載不泯  
待祀益虔作廟祀之壯且崇碑銘我詩以告來世

呂梁洪備誌記

李東隱

徐州有二洪一以川名一以山名山名者曰呂梁呂梁  
之為洪有二上下相連可十里蓋河之下流於濟水會  
于徐以達于淮

國家定都北方舟楫之便百餘萬艘船來往無虛日  
民船實船多不可勝數率以馬道此其難於禁地也

洪石倚懸崖利虎踞劔揮陽溢陰壘中澁可下土水勢  
為所束不得肆則激為飛吼怒為奔湍呀乳喧闐見者  
皆駭愕夫度巨纜弦引進不得寸尺乘流而放警掠瞬  
送迅不復措手其難如此鉛山費君仲玉次工部主事  
督水利于徐顧而嘆曰此可以人謀勝之乃裕行洪北  
見其支派水所洩厥維以東其水至則蕩為浮槎以  
去會州縣所具藁歲至二十五萬以饋輸去加十有三  
而恒病不足則又嘆曰謀之不臧勞無益也乃白諸部  
長及總漕都御史張公瓚平江伯陳公欽聚徒給原費  
塊石填築土壘為長隄百六十丈廣五丈而壘不  
過五尺水小則壘之即水河用不涸大則壘之使安流  
其上又於流西築壘壘長十餘丈以接壘岸而壘間以不

為心觀子以蕭石間氏因舉輕足不能

有其寤隱以石甃之為丈四百一十有

為長階而行者亦因以為利呂梁之險歷數千萬年

十六五六君於是其有奇蹟焉然問其後則洪天之餘力

問其費所出則歲課之贏財問其食所由致則剝截

餘粟而自以經畫之未嘗責辦於有司勸假於諸士

及往來之商民而所獲亦不歲十餘萬民錢至二十

餘萬功倍而費亦倍矣

年而歲西限任備嘗代民之勞若二等而粟

若既新政選武進其外即于友

宿昔寔知徐州遠觀若所嘗作矣其績不可

記予復聞于君從子翰朴情樸子克

詳乃



天下之道，利與害相輔相成，然後可以利乎民。故禹

置原，而山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其為利也

詳，然其職固也。今漕河所運，必有分職，豈言也。

委即官以通之，則病與甚，惟其所任，然不過水道之

塞，如所謂，則通之，則通之，則通之，則通之，則通之，

備治之，則通之，則通之，則通之，則通之，則通之，

詎不甚，則通之，則通之，則通之，則通之，則通之，

信十于，則通之，則通之，則通之，則通之，則通之，

矣，然則通之，則通之，則通之，則通之，則通之，

難邪，夫功，則通之，則通之，則通之，則通之，則通之，

緝，而保之，則通之，則通之，則通之，則通之，則通之，

國，豈大，則通之，則通之，則通之，則通之，則通之，

天子則成之治不為小補矣君名瑄許玉其字其為故  
舟之廳集夫之營市易之場皆洪事所賴又值歲歉以  
餘粟千石賑州民六百石給漕士亦洪之餘費故附載  
之

五龍王廟記

曹叔遠

高郵古鹽縣皇朝重兵宿京師待米萬六路賦入於是  
東維野濶之資最天下為始為郡矣漕河自真揚道  
江北趨楚申縣入漕沿河而獲延袤六百餘里高郵治  
當其中漕輸外運繁盛郡重事無先焉郡西界天  
長凡漕路上風濤水至天長合於濱迤漫為巨濼所謂  
三十六湖者往往皆歸郡左右入漕河清水潭在郡北  
二十里尤為受水要害處雨潦時至湖涘自西出蕩衝

漸齊隄下為支始築水所蓄區為濶因濶為恒月四  
曲盤磚流類少緩然濶以東地勢益傾墜俗號稱下  
河價隄猶弱又不及別潰濶東往為怒念志舟習而過  
之或漂淪莫測也濶之左舊有五龍祠其時以祭惟謹  
雷取平時船艦相衝即為震視隄既不容一日有崩決積  
必乞靈于神心鎮之其畏重固如七中興以後漕事重  
在江浙南北謀解邊柝靜寧東淮孫帥正談之令文息  
惟北使歲一再至餘即取商農險所由虛郡於隄因不  
復甚經意間遇澤衝烈如如訕訕往吾二輩簿隨塞隨敗  
或從木然過使命期會急不可頃即於濶口極懸繫舟  
設下版橫絕端流權以濟軍然常必更請于韓遂常平  
二使趨其力召辨而五龍祠亦廢廢矣嘉慶三年直切

吳以歸守郡以... 昔十月大雨... 俟俟曰是真可... 隄在境其... 雖僅足無羨... 規要商工力先... 決其徑財十有... 丈三十圓三徑... 以丈計者六其... 水波頃靜猶... 為四楹祀五龍... 之所凡設壩... 踐以緡計者七... 十有六經始於... 明年春正月丙... 成告成於二月... 丁未夫

慮不及於深遠而挫於目前以輕重為緩急天下七八  
十年病此矣潛隄一潰穴撤事重隄不押禮儀獨兢兢  
然不愛重費厚致其力示以經久此其見到堂常慮料  
所逮異時矩度轉旋庶事復古源政置郡責成初意則  
於侯斯意也其必有合余故叙記歲月且詳其本末刻  
于石

勅封陰澤靈應侯神功聖德記

董璘

高郵西北距城十里許靈應侯之廟在焉基址恢廓棟  
宇嶙峋甍拱翬飛金碧輝映其地勢左掖新開右連甍  
社舊下襟其南七里環其北四圍皆水旋繞而迴祀莫  
杜勝實甲於淮南諸郡侯性耿名過德顯于宗哲宗時  
天性純朴心行剛正富貴爭靡不為榮未始網罟不

屏家司於恭... 事然... 方諸之孤... 憫寡力行方便...  
蒲席汎身... 湖波上... 至拾席... 水如履平地人有病者  
者惟以... 之即愈... 厥後自建... 淳熙寶祐開慶景定  
咸熙間顯... 封爵炳... 然皆載... 諸碑記有可考焉... 洪惟  
聖朝洪武十八年秋陰雨... 綿湖水泛... 漲堤岸潰決民披  
汎漫... 頃有... 葑蘆橫... 水向而至... 填塞無遺... 是夜居民見  
紅紗燈... 於斯... 照... 頗長久不見... 洪武三十年大水驟  
然下... 井行舟... 堤岸... 決官民祈禱... 俄頃忽有... 葑蘆數段  
從西而來... 竟補其... 闕民獲寧居自洪武永樂間元  
聖王道... 經於斯... 咸格... 性... 道官以祀之我

皇上繼承大統懷柔百神宣德七年秋七月平江洩陳壇  
備本州申據里老呂讓等呈厥所自照會禮部奏奉

旨麥命有司歲脩常祀宜其我侯洋洋在上濯器與靈  
永在斯民衆無窮之利澤焉既述其事載系之詩曰

湖光萬頃玻璃明湯摩日月涵太清我侯鎮此福黎  
庶昭著神功翊太平卑白顯靈由宋世幹旋造化彰  
神異旌旗白馬現雲端地翕天開地利濟歲逢景定  
亢旱侵田疇龜听愁民折荷濬通運神化傾益四野  
皆甘霖又聞咸淳乙丑夏蝗蝻生發遍中野陰驅皆  
集廟之傍疇能飛去傷禾稼肆惟洪武乙丑秋障堤  
衝決水橫流俄然於葑補其隙紗燈夜照祥光浮我  
侯顯靈非一哉禦災捍寇思如海雨順風調五穀登  
土庶忻然我仰其祇今

載增輝光

錢冲之重

小公塘記

李去非傳

淳熙九年八月丁未  
江淮制置使運使  
歲漕東南粟越水者  
以告病時賴增漕之  
淮南為尤重今行都  
軍儲餉上流浮江而  
揚以北河勢極直支  
流別派比江南統十  
一故漕流之  
利民常病然歲值旱  
乾則坐視捐濟未甌  
之使時節取  
道節候有常留別之  
事盛冬水縮千夫挽  
淺有司爰爰  
惟漕日是懼惟是三  
將淮東為最急今敷  
文錢公既

陳公始成復言也惟國朝  
為治所曾繼六路轉輸之任  
百萬餘人河少遇淺網漕  
濟不及故自昔陂塘之利在  
塘淮東西諸郡皆宿兵歲供  
忽期曾則魏輝以摺九自真



以郡最盛稱於此道當連歲旱歉之餘以謂  
為郡處得地所枕江帶河東而會之以達于淮意其間  
殆有遺利而未復者先是距真州揚子縣二十里有塘  
曰陳公漢建安中廣陵太守陳登之所鑿周廣凡九十  
餘里西南所至全隸揚子唯東此核揚之江都者極十  
之二塘倚山為形獨一百為隄以受啓閉凡八百九十  
餘丈岡勢峻印壞以三十有六畢隴干此故濟漫溢若  
為利不替異時公私取給纔下其尺而漕則已贍足淮  
人恃之用備不虞蒸愛之詞朝食弗替值中更捨攘夕  
廢弗理焉矣璋埋歲益以類隄斷血漫不可考公既  
躬至其所周視水便規尋利須顧謂僚佐曰今仍歲旱  
災苟有患疑便於民者雖使兒刺猶不當違其勞况於

建神隱若天造豐功厚利於百昔人即藉以謀顧焉可  
後乃具以備復利害既言于朝且謂漕運所資故凡治  
塘之費一不敢以干大司者奏聞即日詔可公即俾屬  
吏米德舊修劉煇規圖其事量功命日度厚薄欄益崇  
計徒庸慮材用屬役賦又以授有司募流徙之民厚其  
直使赴功而以惠之衆皆樂趨弗候程督自春三月迄  
秋八月而告成總工徒凡二萬三千一百一十有二萬  
有斗門石礎各一歲又與斯不可復謀則遷其礎少西  
二十丈而更新之東西兩湫以謹蓄泄與斗門之建皆  
仍舊址飾龍祠以遠舊觀作新亭以待臨察委官以專  
護守列卒以供徵巡而為堦之謀蓋備初公始來顧之  
後思欲為公家長利乃始議興築而煇以從游之人

播仁意相其成規弗愆于誠一舉而三務畢備飲馬  
復障勞居委夫事之利害隱於疑以能曉然知之者  
鮮知而能決斷之者益加鮮是役也公獨權其利害而  
灼知之既或慮其勞且費也公乃奮而決謂利不可不  
弗究復固不可憚而功固不可不濟獨趨將攀之建而  
成之非夫明且決弗能也體勞惠物繫公是類昔信臣  
鉗盧浚自杜母遂相苟陂王崇備之古之致利者未始  
不預後之人備其廢而後乃益帝恭愛之績自建安今  
垂千三十餘年乃始因公而復興是豈偶然也哉塘成  
之日老稚誦頌竭蹶爭觀相與誦之曰新塘十步廣  
澤陸長茂承泰公為召父慈愛無偏公後陳先甘棠之  
德其於塘乎於是

皆以屬孟博曰子於公門下士記之成唯子為宜書遂  
不辭避而書

東晉書卷之九

孫俾

漢建武中有人可陳侯公字元龍居郡有異政凡男  
內決總眾多感畧侯所治營東南之漆土俗動割物產  
番夥方是時皇綱弛絕意不相與犯上天下紛擾意  
並起素曹虎意許鄴意孫拔意述意沛口呂布意孫意孫意  
桓王意繼略江表侯鎮是邦意提意統意自國武力既宣意  
驚法脩教意人趨意服意於意孫意孫意愉意嬉意嬉意法意以意行意  
行或之西二十甲意濟意漢意水意東意流意織意早意有意澤意  
魚遊民資以饒意溉意沃意田意賦意輕意置意勤意本意足意食意  
而愛焉名傳于今以慶意所意實意慶意事意四意時意報意

千載而莫敢忘之古所謂有功者得其所以濟民則德  
悅當時遺後世無窮之澤此為政者所勸勉也宋興大  
中祥符六年始創唐之白沙鎮附以二縣置真州為江  
淮制置發運治所而塘實在其地歲用灌注長河增漲  
宣淤溇然疏通漕博弗之其利彌廣矣於是官輸民貢  
物皆聚京四方使客千艘萬舳雷動而雲集故於淮之  
南為州景祐元年大常少卿陳留羅道濟極高書  
度支部中河南度憲臣公鋈為之使慨然追侯之功治  
愈久而利視河守之不無令加完帥使里俗益知侯之  
德遠不可忘而嘉年之以信于後且請文而紀焉十二  
月十七日記明年四月十日建

維揚兩淮界郡也西北相距十五里有塘曰雷塘或曰  
坡坡即陂陂即塘也貞觀間引塘水溉田民獲其利大和  
間引塘水溉田民得其耕唐末起於宋儲水以備漕運  
積而成洲其深不可蝨測時之晴明也日光搖曳水波  
不與瑩然上下之一碧時之陰晦也翳空雪霧拍岸水  
聲倏然雷雨之作解質其所然蓋有龍蟄于其中祠于  
塘北封之曰昭佑王是郡值旱長吏以下請水設雩禱  
兩真應如響郡人歲時歲祀而不敢忘兵革之餘猶有  
存焉皇元混一區宇斯民咸得其安淮西淮東宣慰合  
于一仍隸于揚命申書省右丞李公況擢而行司事協  
治兩淮公元勳世家項德重望式副茲選今歲大旱禾  
枯而公詢於衆有以雷塘請水告者公從之同宣慰同

知侯散翰文秀總管刺史應堅率諸僚屬詣水焚香拜  
于祠下目繁殿宇傾頽廟貌剝落協力請神撤而新之  
冀其感之速耳未幾果如其禱庸是濟否日與工凡木  
植瓦石一需于官工役樂從其事以治中馬居仁董務  
共董其役工未竟越明年庚子六月仍少雨城隍肆武  
公齋沐祭屠復遵故典貯塘水置諸寺中誠意懇切不  
五日間大雨霖早一月凡七民悅於市裏悅於野官吏  
得以遁其責禹口一辭成龍之靈歸公之德蘇是工役  
轉巖秋八月初吉祠宇落成正殿六楹側六楹環堵約  
二十五丈有奇塑像居尊兩傍繪以兩部出入之像公  
設牲醴置靈于祠惓惓異神惠於無窮淮民何其幸歟  
揚州路儒學教役馬先中用梅真寶為之記時大德辛

八十四月七日

瓜洲西津渡重建馬頭石隄記

揚子大江自岷山道已蜀絕元紅勢已繡漫至揚州鎮  
江之境而益涸滄滋大淵深莫測瓜洲西津渡在揚州  
江都縣南三十里與鎮江京口相對古有馬頭石隄莫  
詳所始蓋江中之潮盈縮有時盈則舟可附岸縮則舟  
膠於塗去岸且數百步馬頭石隄出于江中以為登涉  
者之便固不可無者也為久隄壞凡登舟者遇潮縮必  
鮮衣徒跣提携負擔於泥淖中壞隄之石散列淺水舟  
行弗戒輒有觸拔之患况茲歲實東向要津凡兩所既  
闕入京者必由於此而京口細民必負販為生者畢集  
瓜洲旦暮往還無頃刻之隙紅石回巖遠風濤莫測曩者



附江趨利之徒為輕動以齊行旅甲流遇風故霍亂乃  
者歲常以百十計呼號於江岸者無日無之宣德八年  
工部左侍郎盧俊周公向如壁撫江淮憫人病繕始議  
置區盡鳩集匠料造巨艦二隻以為渡舟每艦可容五  
百人令有司選善操舟者四十人籍為破矢前之輕船  
遂利者自是屏去十餘年間無一人溺者往來者稱便  
雖馬頭石隄因工力浩大欲重建而未采正統九年瓜  
州鎮士民趙琦廷瑞仗義輕財奮然告于眾曰無撫大  
臣督經此焉尚能憫人覆楫廷巨艦以濟渡吾齊世居  
此鎮目擊石隄之崇與往來者之病涉豈可坐視而無  
初德之心乎况吾於水樂宣德間以公守河西洋諸蕃  
涉城之險言三度此一水樂宣德間年踰五十未有嗣而

天象一于此皆出於塗外蓋相共成此隄以之  
既以慨巡撫大臣之志乎衆皆曰善廷瑞首捐白金  
二兩以購石材周公聞之亟以其經畧公用羨餘之錢  
二十萬補其費揚州知府韓侯弘率其僚佐及江都縣  
之長貳各捐捧貲廣集工役以助其不給經始於正  
一年正月落成於斗一年十有二月隄長三百二十  
廣三十六尺用石以丈計三千三百二十有八石瓦以  
石計一千三百石木以株計二千三百四十五鐵三千  
四十斤僦工之錢一十五萬六千四百有奇隄成完密  
堅緻往來行旅免徒跣泥淖之苦罔不歡悅稱便廷  
乃復以周公之命於隄岸之上建高樓五楹以為行者  
休憩之所而周公扁之曰江淮勝槩於是鎮之耆老相

與謀曰周公造巨艦於前涉江者免覆溺之患廷瑞亦  
石隄於後登舟者無泥淖之苦皆莫大之德惠也吳有  
具書其實勅諸貞珉俾後來者知周公與廷瑞重建之  
由必能嗣其脩葺之功使舟與隄常堅完於永久焉該  
既協乃以書來屬筆於予予家距瓜洲僅二百里於鄉  
人往還聞周公之造渡艦廷瑞之成石隄固嘗歎慕其  
利物之仁遂曰父老之請不辭而為之記

江淮勝槩樓記

王英

正統十三年戊辰冬十月予陞秩尚書赴南京乃維揚  
知府韓侯語予曰瓜洲江淮勝槩樓工部侍郎周公  
肇工歲丁卯秋踰年而成瓜洲東南大鎮閩浙諸  
與海外番國遺使貢賦

朝見差遣使臣監漕運河務之舟由瓜洲解江逐利者渡以小舟風濤洶湧多致西復溺公出在官錢造二巨艦以民之善理舟楫者載以渡之且蠲其民徭役又屬蒼氏道珣作石隄凡三十餘丈瞰出江岸以舫舟登岸者便之然舟無候館或風逆雨暴水湧湖溢行者黃立于隄以待臨不測之淵遭遇險阻相視愕然咸有憂色公又出在官錢市村求募工匠巨百費建樓五楹疏于石隄其高三十有八尺上闢窓牖中置几榻以容使客貴游之士下通其中為路其旁以息行旅其後置劍櫜以便其飲食凡渡江者過險則止無復憂恐而登樓者可縱目一覽江山之勝遂名樓曰紅淮勝覽表以請記予諾而未敢執筆明年己巳

今上皇帝嗣登大寶予走朝賀既還與巡撫淮甸吏部尚  
書趙公巡按監察御史符公相遇於揚同往鎮江及八  
洲登樓四望大江南采浩渺無際金山峙乎中流而京  
口諸峯羅列如屏障景物之勝舉在目前趙公曰樓名  
勝堅固宜而游息於此者盍知所自乎此周公之功也  
子曰然於是竊思古之君子善於為政者凡利民之事  
無大小必為之三代之時道路津梁舟車館舍賓客之  
所寄寓舉皆有備其法之詳周官謹書之近時任者於  
學不講占法廢弛周公巡撫南向經理財賦國用充羨  
生民安富上下蒙其利凡二十年矣而造舟作楫持餘  
庫耳人大受其惠如此君子哉善於為政者也趙公曰  
子之言可書以示後人是時揚之官宦咸在籍使進曰

以複之記煩執事今幸得二紳相登覽目觀其事敢  
請書以記于樓不可不遂為之書公名忱字恂如江西  
吉水人永樂甲申進士以翰林庶吉士擢秩官主事陞  
員外郎累陞侍郎今工部尚書趙公名新富陽人自  
工部主事累官至尚書剛直有為蔣公名誠大庾人自  
縣令陞御史韓侯名弘閩中人為賢太守云

儀真縣重建新牋記

王煥

國家自遷都北平歲漕江南粟數百萬斛以供億京師  
而由儀真入運河者十七八至於往者之造于  
朝商賈之趨於市置傳在利之出于途其往來絡繹亦  
多取道于斯焉然其地濱江江船入河河柳泉異勢宋嘉  
定間嘗即州城之南建清江牋久而壅閉

國朝洪武辛亥築土為壩成化甲午巡河郎中郭君  
修建議置牌首東開汝魯水於中牌以達于羅四橋  
此為牌四以通舟楫一時稱為便利既而達官要人旁  
午雜選啓閉無節河流遂耗而牌復廢焉弘治初元令  
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蔣公瑄舟經其地耳聆目擊利  
弊瞭然於是疏言於

上請復牌制事下冬官議久未決公累抗章論列不已蓋  
當道堅持不可行者三說而公力辯必可行者數事  
歲再葺公復以程式進始奉

斷命南京守備太監陳公祖生鄭公強暨公琮南京工  
部尚書劉公瑄侍郎黃公孔昭斟酌而行於是分道內  
三五石少監充君恕御馬監右監丞李五石景屯由司即

中施君恕往度形勢運問耆老然酌羣言歸於定計  
論有曰建碑非私智因車壩之疲民廢碑非偏見廣濟渠  
之泄水廢壩兩端各有所見惟在夏秋江漲則啓碑以  
納潮冬春潦盛則閉碑以蓄水碑壩並存而互用之庶  
無遺利此論既定始戒党君施君集材庀工因舊中碑  
而完拓之以為新碑上高一丈三尺中廣二丈袤四丈  
列板二重兩翼各長八丈有奇下甃石基數級高五尺  
有五寸方冬潮涸俾與河水相平一如公所預定之式  
先是響水碑去首碑纔百步許水勢衝激舟行多敗今  
撤去之而東開羅四二碑則仍其舊凡用物以報計者  
木一千五百六十四竹八十三以丈計者石一百四十  
二以石計者灰一千四百五十八秫米一十二以塊計



者核六十三以斤計者鐵六百五十二卷三百五十度  
一百六十桐油二十五以斤計者紫麻八百工以日計  
者二千五百六十四始事於辛亥十月六日訖工於十  
二月十八日明年壬子江南夏傍淮揚之間湖冰泛溢  
而脾遂成不惟遂疏通之利而且乞衝決之患說者謂  
事之興廢似有數焉非偶然也屯田君恕偕其僚都水  
郎中安君康具事頗未過予請記予竊以為天下事有  
變有常常所當因而變所當革所貴即事以觀理隨時  
而處中以求合天下之公為百世之利如斯脾之建是  
在蔣公字宗玉南劍尤溪人博學多識尤工於詞翰而  
雅善神論遇事敢為無所避故

上卷之... 蔣公... 而公... 以求... 無愧... 即斯... 觀之... 其

餘可類推矣。曰：為之記以示來者，使知興利之難而經  
營之尤不易。官于斯者，毋驚私而墜已成之功，遊于斯  
者，毋怙勢以貽將來之患。庶幾有常規法，有定守而

經國庇民之政，亦永有賴矣。

儀真東關記

莊景

儀真東關，開工部主事夏公吉之所建也。公以

命來督儀真，謂儀真京師喉襟之地，轉輸漕運之所，必由

朝覲商賈之所，必涉有京師不能無儀真也。然儀真三

壩，又非取給於東關，不可。五壩盈則蓄東關，以濟其

五壩涸則泄東關以濟其急。有五壩又不能無東關也。

是五壩者，用於京師東關，用於五壩也。公之吃吃於

此豈為儀真計哉京師計也天下計也公之用心  
朝廷可謂至矣公既建閩人有謂公於某者曰儀真五  
霸之地一窪沼也以京師之大賴其力於此尋丈之隙  
豈不深可慮哉然欲為京師計使儀真五壩不費餘力  
而國用自充蓋有難者昔虞文靖公造祠天妃二使者謂  
國家之東荏苒之澤濱海而南者廣袤相去滄沮可相  
之地何啻千數百里使若東南之人限圩而是給土種  
農具為之屯種其賦之入可省江南漕運之半而儀真  
五壩之力常亦可以不費也又謂儀真距急水河之地  
高下不下數丈使塞瓜埠決六合野浦橋之淤塞自急  
七河以達於儀真長江大河風帆浪船瞬息十里孰之  
能禦而儀真五壩之可以併省矣公之所以為

朝廷計者乃不於此而於彼何哉晁曰不然子博以已之所涉者以料公也公豈不知出乎此哉晁以病廢所  
國家濱海而南之地足跡未嘗一至不知果可以此用  
否也又不知慶文靖公之說行於古者而亦可以行於  
今也使其可行從前之說則也由之入但可以省江南  
之半而其半之勢能不措夫五霸之力哉從後之  
論其策雖無可議然水之高下亦未可遠以口舌而事使  
果如是則江空水竭之計而視夫濬滌瀰漫之日又不知  
其能用否也苟有不測而五霸之可廢哉五霸不可以  
廢而東閣之闕不可廢也蓋公之學存本末故其政有  
緩急緩者故大而用力常難急者效速而用力常易公

知三者皆善故先其易而後其難而若所謂以急水河  
達於儀真公之友夏官主事吳公元善已

上聞矣元善之於公有不知若乎知之公有不為之成乎  
以元善之論而公成之公之功也至若文靖之說真不  
甚易非有回天測海之力不可以泉觀之公可辭乎使  
公不以為難而又極其力焉則

國用尚何不克之有公殆將以是三者次第行之而得  
公不知出乎此者不知公也不然則善與人同不懷不  
恆者又豈無道乎知急水河之論以儀真之水未可也  
使使併五渠而處廢之則往來京師者何以補於國  
開東關者急水河地也知屯田之說以天下之車能自  
運急水河之舉為不善則為迂談何以取信於人

水河者屯田地也此公裁成左右之精絕  
之妙人不知之而公獨知之而果竊窺見之者公必居  
其一於此矣嗟乎天下之治使皆結繩使皆野鹿則已  
如欲酬酢乎其他則計之大者亦無以過於此也而  
公者尚可為之營哉是得也巡撫孫憲李公周公實可  
其謀管河御史公即中曾公亦其成守備都指揮  
昌公寔同其事而管理則有郭鎮縣丞謝質主簿李  
郭鎮縣丞謝質主簿李去後則以文進而奔走執事  
吏則丘紀老人潘宜輝新愈以深者遷與公商確天下  
者也公家記錄於公非以深者遷與公商確天下  
事如此公其以果為迂問否哉公名英世家吉水育才  
其事云



濟河圖志卷之七

詩

高梁河

馬祖常

天下名山護此邦，水經曾見註高梁。一觴清酒出昌邑，幾折繁纒朝帝鄉。

直沽

王德德

白日滄溟浸碧天，蓬萊樓閣遠相連。東風揮海輪帆穩，一夕潮來集萬船。

又

曹霖

近海巖峰似孤城，雄雞雄河浪千層。春風吹浪波外接，雲氣中春來何似景。烟綠波紅似畫，舟過天津。



天津海濱  
下接流河飛入天津  
海濱  
獨坐船窓  
清夜寂  
孤  
柯  
處  
扣  
舷  
歌

百門泉

周百祿

光燭  
日動珠盤  
汎汎輕風  
漾碧  
俯檻恍然  
驚醉眼  
雲天却向鏡中看

又

王鑑

濟南七十二名泉  
散在坡陁  
百里川  
未似共城祠下水  
千葉送  
盤橋前

蘇門百泉

劉豫

大行雄偉  
赤霄  
分蘇門為肘腋  
孕奇產  
秀氣  
燭紫  
湧作  
琉璃  
千頃  
碧初  
鏡  
龍盤  
山趾  
仰噴  
明珠  
飛的  
驟  
忽如  
相盪  
理  
於  
莊  
大  
鑑  
開  
匣  
乍  
啓  
派  
寒  
世  
倒  
影  
浸  
雲  
煙

鏡深照沙改顏色相物一段佳風月餘輝幾川及動  
昔掛隱淪有仙人高標清典溪山故怨憇往事故浮雲  
猶有遺壑行有跡我居東泰漸水南無限泉池日親  
一行作吏別經年情思壘埃何處雁雲祠因禱來憑欄  
頓爽骨毛快宵臆飄飄蘭舟七八客樽俎望蕭隋分入  
勝槩紛并恨不暇恨之曾戈延剋刻歸來簿領厭沈迷  
春睡每着蝶夢適心約他時杖履遊醉傲溪流枕溪石

泗源二十韻其泉出於石窠中

泗泉奇且推聲勢各喧冠  
來稍深煙作障初激雪成堆  
乍深濤不起漸遠浪相催  
微繞迂王終盛忽奔雷  
石窠為泉無斗丘因洞有石窠

已觀難賽劍核見過以隈  
額通雖喻濟源返亦到蓬萊  
我從原際賦誰自谷中推  
寧容蟻穴滿可暴魚起翠華  
巫女峽鑿嶺上類楚王臺  
但水災林幽多鳥雀地僻少  
不才

泉林會泉亭

徐有貞

靈源四出石玲瓏自與諸泉  
只應地底有龍宮萬珠跳湧  
好為迎將千里去長流助我  
濟川功

清泉

泉林

公餘問俗得民情  
丹詔九重憐要地  
吟鴻明珠散復成  
吟鴻明珠散復成

又

井飭琉璃舊有情  
光如晴虹湧近城  
須知濟世為甘澤

姑頭阻淺

郎貢

傾囊作舟備頗意  
頭臨開水寒淺不  
緩一篙退却已數  
釋柁後船如脫樞

逼出險終自測都懷棄本功在易書彙纂夫知理即事  
豈有患非想歸鳥尚依樊游魚亦驚網人生爲錄中百  
歲徒衰壞白雲何方未相招似予願

出彭城北門

陳季

千載金湯拱上流只今惟有夜花秋江南客子笑無語  
閑看黃河下汴州

汴泗交流贈張僕射

韓愈

汴泗交流郡城角築塹千步平如削短垣三面繚遠迤  
擊鼓騰騰樹赤旗新秋朝涼未見日早早結束來何為  
分曹決勝約前定百馬皆蹄近相映毬驚杖奪合且離  
紅牛綬緩前金鷲鬣身傍背著馬腹霹靂應丰神味馳  
迢迢散漫不可測變運雀紛云手變化格難測以意氣危

建康曰合水士呼此謂官軍非漢制望來安堂行東  
營令忠臣不可得公馬矣走須然賊

與渠先舒頰汝舟得臨安

游賦

彭城古戰場客倦登臨泗水交流處清潭百丈深  
人觀千里足豐來杜尋何以好佳客潭水洗君心

河鎮

蘇軾

熙寧十年秋河決澶淵注鉅野入淮泗自漕魏以地  
皆絕流而齊楚大被其害彭城門下水二丈八尺七  
十餘日不退吏民疲於守禦十月十三日澶州大風  
晝日既止而河流一支已復故道聞之喜甚庶幾可  
塞乎乃作河獲詩歌之道路以致民願而迎神休蓋

唐書元西漢元老元封閔河決擊于二千年鉅野東傾  
海河者老人海食黃河鯨萬里沙日封樟盡物遺越不  
流白黑河公未許入力窮新為萬計隨派下吾君小聖  
如青楚百神受盤河神騎帝遣風師下約東北流在東  
唐州橋東風吹動收微涿神力不用淇園竹楚人種來  
海河添仙看浮槎樓古木

百步洪

蘇軾

長洪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而絕乎急瀉起  
亂石一線爭砥礪有如光走鷹隼落駭馬下注千丈  
斷絙離柱箭脫手飛絕道勝珠翻荷四山駭轉風掠下  
但見流湍生千局噴噴得樂雖一快何異水伯誇秋河

我生成化日夜逝坐覺一念淪〔新羅紛紛爭奪醉發裏  
豈信剎棘埋劍斃覺來品仰失千劫回視此水味委蛇  
君看片塵落石上古來驚眼如蜂窠相應此心無所住  
造物雖欺如吾何回船上馬各歸去多言似夢覺所同

五劫徐州

揚士奇

怒濤翻石上洪初月明夜中不辨  
惟

黃河

薛瑄

下流出黃河發曲長忽向徐州城外見

徐瓊

石舊提懸龍爭

卷之二



犬戎鷄鳴聚借移雖得南流通國賦何如北復護邦基  
聖人在位當澄激歲歷三千正此時

黃樓

吳寬

樓中不見羽衣人黃壘依然四面新坐使河流指故道  
俯臨山石倚長碑名邦信美皆吾土勝日高登與衆同  
從此再傳蘇子事只須題壁掃清壘

又

胡謐

坡老當年牧此州東城高處築黃樓設憑雄鎮新  
不為奇觀快我遊山樓青綠滿翠黛水並清  
西風落日憑欄處

徐州洪

尹直

沂河自西來泗水從北至合流彭城開南浦

石華礪百步洪，巖折斗空何。滋滋南船北，上九牛。於北  
船南下如飛，馮馮如天。黃洲擣傾枕，推舟礪裂古。  
今通忠衆所咨，底事無人啟。一策汾陽後，喬冬官郎讀。  
書傳雅稱才良三年奉。

命專河防，徘徊目覩心。孔傷經綸，指畫百費。庀募工，疏鑿  
來如子，瘁煨刊斲日。礪大者除，泐小者徙。兩堤夾岸，  
連長城。公漕私載，東西行。險巖變作堦，莊路民不知。役  
功告成，水神從此不須禱。稽首再拜，冬官惠作詩，頌繼  
松子歌名，續應傳千百歲。

三九  
暮上呂梁洪

王綬

黃河從西來，萬里走濁渾。呂梁乃該道，勢若走馬奔。我  
來趨王程，至此日已昏。視夫識于意，爲十來夜喧。難回

石亂闢水與船相吞攀援一失勢轉服不可存巨纜維  
云牢懷畏時白門頓更際安流前覺寧心魄因之勞其  
勁斗米代雙鑄汝勞勿復道吾儕新忘恩

呂梁洪

揚士奇

呂梁洪截流澆巖立巨石森若虎豹浮歌側洪波中射  
勢怒激鳴聲喧壓萬鼓擊自昔源流出神力側身望之  
皆辟易蜀江瞿塘險莫敵百丈餘船載牛繩掃去標萬  
捷貫的君不見北來南去皆安流未若人心不可測

上呂梁洪

宋無逸

亂石穿空疊浪驚鳥捷百尺上洪輕舟載雨西風急  
試問徐州一日程

呂梁洪二小姑

李季陽

百果六下奇濤石動森然樓牙引掖此第一 墮深窟周  
遊下里間天地無寸壤天開與鬼鑿然身直惚恍江淮  
寶珠帶幽刺乃夜吭人云百步險此地熟悟爾冬乾苦  
焦烟夏瘴怒波沸湯高壑而下跬步不得上光陰在瞬  
息性命寄芥葉馳驅費十夫在直棗萬鎰北入駭奔旌  
欲語舌已強掌甘車馬勞未倦風塵想南人慣舟楫觸  
險生技癢置身當巾流舟與水爭長吾生好奇勝寓目  
堪一賞心神畫軒豁毛骨秋風爽遠遊向湘漢舊路說  
噴義竭從南都來

王事紛鞅掌平生忠信心利涉隨所往高歌遡天風壯志  
方懷棟

過那州

陳孚

新水若瀉瀉汀沙白鳥聞林邊郊子國烟除蟻陽山亭  
歷秋先破蓬城夜不關烹煎呼詞酒一嘆夕陽問

既宿宿遷

楊士奇

及陽故棹處撫景覺漢其村景鍾吾驛世竟楚驛基魯  
鄒東北盡泗水自東馳莫問兵爭事開樽一賦詩

清河口

陳子

百年南北戰塵昏只指長淮作塞垣今日清河河上水  
天濤洗眼看中原

出清河口

錢海

黃河衣袂出天源捲地聲如萬馬奔自是長淮清徹處  
應同到海不同潭

黃河

陳子

長淮綠如苔，飛下相打山。黃河忽而來，亂漲長淮間。馮夷  
鼓，狂浪噴。噴雪壑，隨風起。無支神，淫涎沃。鐵鎖沉，石  
闕不。死大，聲吼。乾坤震，山嶽骨。若蕩日，日。沈黃河，無  
停時。淮亦流，不息乘風吹。海波萬里湧，沙已。秋已不可  
掃。青烟映，燕花白鳥。一山五長橋，下汀沙。黃雲黃，四道  
各割盤。古艚千古，今合流。神理胡乃爾。漁翁一，鬚霜  
舟。依古村，隔浦。改扣之，翩然凌波去。

淮上過風

范仲淹

聖宋非強楚，清淮異泗。生仗忠信，日征風波舟。  
楫艤危甚，蛟鼉出沒多。計陽華無事，沾酒聽漁歌。  
好在長淮水，十年三往來。功名真已矣，歸計亦悠哉。  
日風憐客年，野浪作堆。晚來洪澤口，捍索刺如雷。

登楚州城望淮河

揚萬里

望中白處日爭明  
簡是淮河凍作冰  
此去中原三千里  
許一條江帶界天橫

長淮水

劉士青

長淮水日東注  
沅盡年光祗如故  
亘古窮今不可測  
惟見行舟往來處  
長淮水派滔滔映空谷  
日排銀海臨鷗鷺  
翻飛岸捲曳魚龍  
欲舞風怒號濤濤西來如折斗  
亦泗交流會靖口  
滾滾聲聲濟東海  
遙萬里朝宗兵趨走長淮  
水社華滋昔年淮石身  
淮水大河挽洗甲兵淨  
恩澤汪洋洽九圍  
雲惟水合流清  
望入繼統川  
嶽寧龍經萬  
前日充貢未真  
皇國歌

夜八非夕

海亭

漕河汴遠淮源州世舊南第一州揚子江分吳地  
嶺陽山挾楚雲浮入城舟楫潮通浦近木人家月曉樓  
欽覓故交尋舊迹王程有限不堪留

高郵軍東園

蔣之奇

三十六湖水所歸其流大者為五湖中間可以置郵戍  
隱然高阜如漢流爾來水利復興復汙萊鰲爾成膏腴

過高郵

湯萬里

解纜維揚破夕陽過舟叢葦已晨光交河漁屋都編茨  
背日船蓬尚滿籍城外城中四通水限南隄北萬世  
一舟斗大君休笑國士秦郎此故鄉

過甓社諸湖

前人

為棠隄中似掌平忽逢巨浸却心驚怪來萬頃不生浪



凍合五湖都是冰  
寒玉湖寬容我到  
白銀地  
蘇道清無價  
清殺詩翁老不勝

過新開湖

前人

遠送人煙點樹梢  
船門一望一毫消  
幾行野鴨數聲鴈  
來為湖天破寂寥

過高郵湖

揚子奇

四顧無山色  
蒼茫極遠天水雲  
極郡郭稻稻被湖田  
草舍津頭市菱歌  
柳外船羈愁念前路  
非為別離牽

瓜洲新河錢族叔舍人賁

李白

省公鑿新河  
島古深不似  
豐功利生人  
天地同朽  
城兩橋對  
雙門  
黃

倚北固天險自設海小落斗門潮平見沙响我行送  
季父彌棹徒流忙楊花柳江來疑是龍山雪惜此林下  
興愴為山陽別唯恐清落塵歸來空寂寞

過薛牛關

揚萬里

春雨未多河未漲官惜水如金採聚船久住下河灣  
等待船齊不教放忽然三板兩板開驚雷一聲飛雪堆  
裂船過水水不夫忽忽驚濤跳出來下河半篙水欲瀾  
上河水平勢若緩一行二十四樓船相隨過關如魚貫

黃樓賦

蘇轍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湖決於澗淵東流於海  
于濟南溢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余兄子  
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蓄土石積萬若  
堅隙

元以為水備故米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遂  
水及城下者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  
兩晝夜不止子禧衣製履履于城上調急走發策  
所以從事令民無得獨出避水以身率之與城存六  
故水大至而民不潰方水之溢也汙漫千餘里澤  
會敗塚墓老弱蔽川而下唯者狂走無所得食摘  
於丘陵林木之上子禧使習水者浮舟楫載糗餌以  
濟之得脫者無數水既涸朝廷方塞壘淵未暇及徐  
子瞻曰溫淵即蕪徐則蕪善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  
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隄捍之水  
雖復至不能以漸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親於是即  
方二東門為之壘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

勸成之轍方從事於不侍登黃樓覽觀山川乎水之

遺迹乃作黃樓之賦詞曰

子瞻與客遊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嘆曰噫嘻殆哉  
在漢元先河決蘇子瞻是鉅野衍溢淮泗於東晉二  
十餘歲下子瞻河決也昔為州知民為以  
天子封泰山出河決也昔為州知民為以  
聖首濟以定官為治也昔為州知民為以  
千載河東所防也昔為州知民為以  
吾城之故也昔為州知民為以  
其外水一決而不進驟孤城而為海舞魚龍於陸壑樹  
帆樯於海腹方飄風之迅發震鞀鼓之驚駭誠賊死之  
不救分閭闔之橫潰幸冬日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樓

流枿於喬木遺枯蟬於水齋聽澗淵之奏功非大意吾  
誰賴今我與公冠冕裳衣設凡布筵斗酒相屬飲酬  
作開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不  
知樂之為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與子思然  
樓而四顧覽天宇之宏濶青山以為城引長河而為  
帶平阜衍其如席桑麻蔚乎旆旆蓋阡陌之縱橫分園  
廬之向背放田魚於江浦散牛羊於烟際清風時起散  
雲霞露霽山川開闊蒼莽千里東望則過山參差與  
馳群石傾奔絕一沓而西百步涌波舟楫分披西望則浦  
漫人所嬉聲崩絕一哀雷城業為危南望則戲馬之塹巨佛  
之峯踞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矧矧巍我相重激水  
平渺濤乎空駢洲接浦下與佳通西望則山斷為決

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隰飛鴻駐白鳥  
澹澹俯身落日北望則河水漫漫古汴入焉  
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橋  
終日夕陽之西盡望明月之東出金鉅湯  
醉易窺人窺而直上委餘彩於沙  
人躑蹌而戰慄息澗洶於群動聽川流之  
昔之居此者乎前則西嶺則南嶺光射  
群猛士如林素情長嘯風動雲飛  
勢窮力竭在為虛空山蒸水沫草  
老陵已灰滅而無餘矣  
河決於時昔以變化之

河決於時昔以變化之

釋然而嘯，頹然而就，醉酒傾月，墜扶携而出。

漢黃河賦

三雲鳳

造化剖胎，混沌開機，黑水沉瀣，崑崙磐磐，乃有百泉星  
聚以下列九派虹分，而可楚忽淫泆，以洶湧稟中央之  
正色兮，飛下萬仞之重，而條戎蕩拔兮，望神州而南爲  
秣，雍貫豫兮，上擁積石之澤，下吞滄海之鹹，瀆滯東西  
衝突南北兮，蓋不知其幾千萬折，謂之千里而一折，而  
乃其大九時，或帶雨以奔，怒鬣崇崖而肆，既渺乎  
曾不一瞬，渠深如谷兮，岸突如巖，箬若逆雷之將擊，  
如怒兵之鼓，饒河伯湧躍兮，蛟龍嘯舞，濁濤  
日浴而天衝，野老稚子，坑顏以適，走兮壯，  
故春荷長，銀波隄，忽亘以百里兮，林空山，

寺松之松杉何代不以此惠兮豈水德之匪仁抑上  
帝之降災兮而吾何有乎至誠何報兮茲辰沐隄兮決  
鐵千村萬落如剗如莖

天子震怒乃責守監何賦策之紛紛兮曾不異夫平燕語  
之呢喃我詢父老兮噫乎何以禦水但見漁人舟子天  
際樹一葉之輕帆欲訴真宰何辜兮蒼生安得神巫起  
鄭之咸扣舷長太息蘆花映征衫



漕河水次

十二年平江伯陳瑄等奏擬將浙江都司年查課額  
於通州運至德州置立倉廩收囤山東河南都司官  
於德州接運至通州交收  
一十四萬五千石

十二年平江伯陳瑄等奏擬將浙江都司年查課額  
於通州運至德州置立倉廩收囤山東河南都司官  
於德州接運至通州交收

十三年把總運糧平江伯陳瑄等會同刑部尚書  
觀等議得淮安蓋光常盈倉廩可收糧二百萬石今  
坐派糧一百萬石永不備運合著該部於附近府州  
縣再撥秋糧一百萬石送赴本倉交收備運使查取  
日本倉并徐州等倉缺官提督署戶部無處委主事  
一員管收支糧米庶得糧數清切以章侵欺之弊  
十六年張家灣起蓋倉廩七十間立名通濟倉

漕運糧數

洪武三十年係運糧七十萬石于遼東

永樂六年海運糧六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石于北京

二十二年衛河漕運糧六十一萬五千五百石

二十二年一石漕運糧六十一萬五千五百石

石臨清倉粟米三萬八千七百五十三石于北京又  
接運海運粳米四十八萬四千八百一十石于通州  
十六年會通河備運淮安等處常盈等倉糧料四百  
六十四萬六千五百三十石五斗于北京等處  
宣德八年官軍備運糧餉五百餘萬石通州倉收二分  
京倉收一分

正統二年官軍備運糧餉四百五十萬石通州收六分  
京倉收四分餘南倉倉收二十萬石運二百八十  
萬一千七百石正石淮安倉支運五十五萬二百  
六十五石  
運三十萬石  
通州倉支運五十萬石

景泰二年官軍備運糧料四百二十三萬五千石

七年官軍兌運秋糧二百八十二萬三千四百八十石淮安臨清東昌徐州德州青糧倉分支運一十一萬六千二十石三斗共運糧料二百九十三萬九千五百石二斗內遮洋船運糧三十萬石二一四萬石於蘇州倉收六萬石於京通二倉收

天順四年官軍撥運糧儲四百三十五萬石兌運三百六十三萬八千二百石淮安徐州德州臨清會文運七十一萬一千八百石遮洋船運三十萬石二一四萬石於蘇州倉收六萬石於天津等衙倉收餘俱在京通二倉收內運之數不在是焉

成化八年官軍撥運糧料四百萬石因天旱災傷河浦乾涸內將徐淮二倉支運二十萬八千二百九十五

斗并揚州等府災傷無兌糧米一十三萬二千石  
免運起運數內有一百一十餘萬石隨路寄收天建  
倉寄收四十八萬七千餘石德州倉寄收一十九萬  
一千一百餘石臨清倉寄收二十四萬一千八百餘  
石東昌府倉寄收一十一萬三千七十餘石濟寧州  
倉寄收六萬六千八百餘石是年江南嘉興湖州蘇  
州松江常州五府民運白糙粳糯等糧一十八萬八  
百六十二石于京北直隸大名等府山東河南二省  
政司所屬民運粟米麥豆之數不在是焉

運官軍船隻數

洪武年間在京所與浙江福建都司南直隸衛所官  
軍船隻

永樂年間不用糧食節司官軍止用兩京米漕運糧及  
浙江山西湖廣山東四都司衛所官軍運糧總共一百  
一十一萬所官軍一十二萬一千五百餘名在船一

萬一千七百七十七隻

海運一十三萬官軍七千餘員名造洋船三百五十隻  
裏河一百一十三衛所官軍一十一萬四千五百餘員  
名船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七隻

運糧加耗則例

洪武年間海運每糧一石加耗米一升

永樂十三年始於裏河運糧其糧係浙江等布政司并  
南直隸府州縣民運至淮安徐州等處上倉各衛所  
官軍卸糧上船赴倉交運民費脚價且妨農者不示

得少耗往往陪補運餉彼此不便宣德七年以右叅將吳亮言始令官軍於附近府州縣水次交兌及令江南府州縣民運於瓜洲淮安二處水次俱限年裏到兌與江北鳳陽揚州等衛所官軍領運量地遠近加與耗米仍於淮安徐州等倉支運十分之四軍民利便河南所屬糧民運至大名府小灘兌兌與遮洋船官軍領運焉

宣德八年湖廣布政司八斗江西浙江二布政司七斗南直隸六斗江北揚州淮安鳳陽五斗徐州四斗山東河南三斗若民自運至淮安瓜洲等處兌與軍運者四斗正糧兩尖加耗一平斛

正統二年湖廣江西浙江三布政司六斗五升南直隸

五斗五升江北揚州淮安鳳陽四斗五升徐州四斗  
山東河南三斗若民自運至淮安瓜洲等處尤與軍  
運者三斗

九年民運至瓜洲尤與軍運者三斗七升運至淮安  
尤與軍者三斗餘俱與正統二年同

景泰元年民運至瓜洲尤與軍運者四斗五升淮安尤  
軍者四斗餘俱與正統九年同

成化七年罷瓜淮二處交兌俱去江南水次領運比原  
在江南交兌每石多加耗米六升從巡撫右副都御史  
史滕旺之議也

十年支運倉糧七十萬石原係民運赴淮安徐州臨  
清德州常呂等倉支取運原無加耗今兌民



赴該倉就於各處水次兌與官軍領運每石加耗  
廣江西浙江四斗應天并江南直隸各府三斗江  
直隸各府一斗五升徐州二斗山東河南一斗五升  
如元支不盡仍令民運原定各處上納各處官軍兌  
運糧米每石仍不為常例運加耗七升

運糧官軍行糧

洪武二十六年以前每年海運官軍俱自三月十五日  
起至九月十五日止每員名日支口糧二升二十七  
年以後每員名月支口糧米四斗

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官軍行糧不分遠近每員名俱支  
米三石

景泰七年揚州地南衛所每員名支米三石淮安運北

運糧所所支米二石

天順四年江南新所支米三石仁北直隸廣州  
運糧所所支米二石八斗高郵淮安大河  
運糧所所支米一石六斗山東河南二石四斗天  
津運北衛所二石

運糧官軍賞賜

指揮鈔八萬千戶衛鎮撫鈔六錠百戶所鎮撫鈔五錠  
校軍鈔四錠

濟河圖志跋

始宗理矣守徐見水次廣  
運倉一歲所入糧數僅萬  
餘而其所出則惟官軍行  
糧數百而已典守官吏後  
卒歎卒不得代去且

勅中貴二人及戶部歲委司  
屬官一員同領其事私竊  
恠其事之輕而制之重又  
守卒歲增不代為民之痛  
思欲拯其弊以紓民困而  
未果近讀都水王先生可

新漕河圖志乃知徐州廣  
運倉及臨濟淮安等倉在  
國初轉般支運歲所出入以  
百餘萬計故其前最重後  
變為兌運不復轉支而其  
制猶不廢也又知兌運雖

若軍民兩利而往逐道途  
日不暇給又為漚率之病  
焉由此書一事觀之則其  
他所載事足備勗考可以  
類知視彼荒詞只語無益  
文字而紛紛傳列之者固

原缺